

# 安全化、市场化与规范化： 欧盟绿色转型的三重逻辑<sup>\*</sup>

贺之杲，李冰

**[关键词]** 安全化；市场化；规范化；绿色转型；欧盟战略自主

**[摘要]** 绿色转型是欧盟保障能源安全、产业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路径，也是实现和提升自主性的主要政策议题。长期以来，欧盟希望通过绿色转型来进一步协调绿色发展领域的政策，将加速净零产业布局与提升产业竞争结合起来，引领绿色发展的全球共识，塑造规则、技术和产业上的“绿色霸权”。然而，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欧盟绿色转型面临诸多经济、环境、技术和地缘政治挑战，绿色转型与能源安全的优先关系难以取舍，绿色规范在欧盟内部和国际层面上扩散和传播受阻，能源自主短期更难实现。总体看，欧盟绿色转型呈现出安全逻辑、市场逻辑和规范逻辑交替主导、复杂交织的多重图景，具有动态博弈、曲折发展的特点。

**[作者简介]** 贺之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 一、问题的提出

能源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起点，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柱之一。20世纪50年代，欧洲能源一体化发展迅速，如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加强能源合作的经济基础。1951年4月，法国、德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签署《巴黎协定》，以煤钢合营换取法德和解以及西欧联合，并于1952年7月正式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上述六国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史称《罗马条约》。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促使欧洲领导人制定更加协调的方式来共同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但是，受到保护主义政策的支配，欧洲国家的能源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孤立的，能源领域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最薄弱环节。在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推动下，欧洲单一法案于1987年7月生效，其中最大成就是欧洲单一市场，成为消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自主性研究”（项目号：23BGJ066）的阶段性成果。

除跨境能源贸易壁垒的最重要驱动力，不仅建立内部能源市场，还为能源一体化提供新动力。

随着气候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治理问题，能源议题越来越与气候议题相挂钩。2007年，欧盟通过《欧洲能源政策》并提出《2020年能源和气候一揽子计划》。2009年，《里斯本条约》首次单列能源章节，欧盟与成员国在能源政策领域共享权限，反映了欧盟在该议题领域的重要性。2015年欧盟能源联盟战略强调，治理进程应服务以下目的：将能源、气候行动以及其他政策领域联合起来，形成更一致性的长期政策。<sup>①</sup> 2019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增设三位执行副主席，其中一位负责气候变化与欧洲绿色协议政策领域。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sup>②</sup> 欧洲绿色协议出台实施意味着欧洲绿色转型进入一个新阶段，是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交了新的《欧洲气候法》，旨在从法律层面确保欧洲到2050年成为首个“气候中性”大陆。2020年7月，欧盟推出欧洲复苏基金，将绿色转型视为后疫情时代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30%将投入到成员国的绿色产业。2021年5月，欧盟制定外部能源战略，旨在通过外部能源政策和外交政策将能源安全和全球清洁能源转型联系起来。2021年7月，欧盟公布“适应55”一揽子提案，旨在实现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至少减少55%。

面对乌克兰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能源危机，欧盟希望结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加速绿色转型并重振其气候领导地位，实现欧盟能源自主。2022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重新赋能计划》(REPowerEU)，是针对欧洲地缘政治与能源危机进行的长期性和战略性调整。<sup>③</sup> 同时，欧盟公布一项2100亿欧元的能源转型计划，旨在2027年之前结束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2023年2月，欧盟发布“绿色协议产业计划”，以对抗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给欧洲带来的不利影响。2023年3月，欧盟发布《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提案，旨在确保欧盟在全球绿色工业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随着绿色发展日益成为全球性战略大势，各国围绕绿色转型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博弈必将长期持续。鉴此，本文分析何种因素和逻辑主导欧盟绿色转型进程，以及安全化、市场化和规范化三重逻辑如何动态塑造欧盟绿色转型，并展望欧盟绿色转型的未来发展前景。

## 二、绿色转型的三大动力机制

绿色转型的持续推进，引发了系统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关注，尤其关注绿色转型的行为主体、影响因素、互动机制以及演进路径等。绿色转型是欧盟政策优先事项之一，既是巩固其国际地位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其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重要手段，更是改变欧洲乃至全球地缘政治的动力。<sup>④</sup> 总体看，绿色转型围绕着安全化逻辑、市场化逻辑和规范化逻辑三大动力机制推进和发展。

<sup>①</sup> European Commission, “A Framework Strategy for a Resilient Energy Union with a Forward-Looking Climate Change Policy”, Brussels, February 25, 2015, pp. 17 - 18, [http://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1bd46c90-bdd4-11e4-bbe1-01aa75ed71a1.0001.03/DOC\\_1&format=PDF](http://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1bd46c90-bdd4-11e4-bbe1-01aa75ed71a1.0001.03/DOC_1&format=PDF).

<sup>②</sup> European Commission, “A Union that Strives for More: the First 100 Days”, March 6,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403](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403).

<sup>③</sup>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werEU: A Plan to Rapidly Reduce Dependence on Russian Fossil Fuels and Fast forward the Green Transition”, May 18,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13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131).

<sup>④</sup> Olivia Lazard, “Climate Change and Europe’s New Geopolitical Role”, Carnegie Europe, October 27, 2020,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europe/83053>.

### （一）安全化逻辑是绿色转型的原始动力

能源安全长期以来是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欧洲国家长期依赖能源进口<sup>①</sup>，2022年欧盟所消费的能源中有62.5%来自外部进口，石油与天然气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57.9%<sup>②</sup>，其中大部分来自外部进口。因此，通过绿色转型，推进能源多元化，降低能源对外依赖，是欧盟成立数十年来重要战略。<sup>③</sup>近年来，欧盟将绿色议题升级为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而不是边缘议题。欧盟将能源置于安全议程的首位，认为绿色能源转型是同时确保全球可持续、安全和负担得起的能源的唯一途径。能源安全是指国家认为它们能够获得可靠的、负担得起的和不间断的能源供应，从而保证基本的经济活动。<sup>④</sup>能源安全是主体性建构概念，其一是相对于当前和未来需求，能源服务供给充足的感知度；其二，涉及能源服务条款资源配置的机构的效能、灵活性、韧性的感知度；其三，在能源服务的国际贸易中，更广泛安全秩序的稳定和良性的感知度。安全化概念将安全与决策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行为体对安全威胁的理解是一个主体间的构建过程。

关于欧洲绿色转型的支撑因素，学界聚焦在安全与经济两个维度。国际关系学者在观察绿色转型时，通常引入地缘政治的视角。比如说，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是欧洲绿色转型的重要推进因素。可再生能源为欧盟各国提供了新的选择，以满足国内能源的需求，这也意味着为确保供应安全提供了新机会。一方面，相对于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且分布均匀<sup>⑤</sup>，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增强了能源进口的多样化，降低了地缘政治风险。<sup>⑥</sup>能源供应安全的波动性与各国试图摆脱化石燃料进口依赖的强烈愿望，正在成为支撑欧洲绿色转型推进的重要因素，绿色转型与地缘政治的良性互动可走向一个更加安全的正循环。<sup>⑦</sup>但是，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中的可再生能源部署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对两者的互动产生影响，这意味着绿色转型中的能源安全是一种社会建构，决策者与利益攸关方对能源安全的概念建构影响着其与绿色转型的互动。<sup>⑧</sup>

欧盟能源安全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即安全的供应链和高效的能源利用。欧盟出台多项旨在提高其能源安全的短中期措施，如天然气改煤、核能发电、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同时，欧洲绿色协议与欧盟能源安全齐头并进，欧盟寻找替代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新能源，因为寻找俄罗斯天然气的替代品是欧盟面临的主要问题。欧盟认为液化天然气在短期内发挥关键作用，决定扩大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物色更多潜在能源替代供应方。碳氢化合物也成为欧盟确保其能源安全的工具。氢能可能会通过增加国内生产的能源份额，将地缘战略竞争从专注于获取资源转变为掌握技术和设置标准，从而降低能源贸易相对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秩序的地缘政治敏感性。但是，欧盟仍面临对化石燃料高度依赖的难题，也没有足够的可再生能源能力来替代碳氢化合物。比如，《欧洲

① 参见林伯强：《欧洲能源危机的可能影响及启示》，《人民论坛》2022年第23期。

② Eurostat, “Energy Statistics-An Overview”, May 2024,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nergy\\_statistics\\_-\\_an\\_overview](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nergy_statistics_-_an_overview).

③ 参见程卫东：《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国际战略及其困境》，《欧洲研究》2015年第3期。

④ David A. Deese, “Energy: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79, 4 (3): 140.

⑤ André Månsson, “A Resource Curse for Renewable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2015, 10 (1): 1-9.

⑥ Daniel Scholten (ed.), *The Geopolitics of Renewables*, Springer, 2018, p. 327.

⑦ Itay Fischhendler, Lior Herman, Lioz David,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Panel: The Gaza Strip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Geopolitical Conflict and 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22, 27 (1): 1-18.

⑧ Itay Fischhendler, Daniel Nathan, “In the Name of Energy Security: The Struggle over the Exportation of Israeli Natural Gas”, *Energy Policy*, 2014, 70 (1): 154.

绿色协议》还带来新的能源安全风险，特别是进口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所需的矿物和金属方面。因此，能源安全化导致欧盟与能源出口国之间矛盾的螺旋升级，不仅破坏了能源市场不稳定的平衡，还带来了不可预测的结果，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地缘政治的永久性变化。随着欧盟将安全泛化，绿色转型的安全化逻辑不仅涉及到能源安全，还包括经济安全以及背后的地缘政治安全等因素。

## （二）市场化逻辑是欧盟绿色转型的持续动力

经济利益是欧洲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绿色转型的市场化逻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调整能源市场的结构，根据市场运作来调整市场行为与市场效益。比如欧盟进口液化天然气主要是由市场力量驱动，因为欧盟高价格的天然气使得美国天然气从亚洲转移到欧洲。二是对能源供给、分配、输送的基础设施进行管制与治理。欧盟需要加强基础设施、政治和技术协调，使欧盟成员国就跨国投资达成一致，从而欧盟能源市场正常运作。<sup>①</sup> 三是将绿色转型作为其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清洁能源战略与培养产业竞争优势结合起来，提升欧洲产业竞争力。

随着可再生能源布局的不断发展与全球扩散，欧盟产业领先地位为其带来了可观的产品与技术专利收入，并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增高。因此，欧盟带头推动更深层次的碳减排协议与更高的可再生能源部署目标。<sup>②</sup> 但是，欧洲绿色政治的初期显然走入了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窠臼，甚至认为市场是解决环境与发展议题的唯一手段，《京都议定书》便成为新自由主义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试验田，期冀只通过基于市场的碳定价与排放交易，就可以完美解决气候议题。然而，完全基于市场的绿色转型思路，也导致气候变化议题一度被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sup>③</sup> 因此，欧盟绿色转型也是一个政府干预逐步加深的过程。欧盟国家绿色导向型监管的不断强化，与其绿色产业的持续壮大，形成一个相互推进的正循环。比如，《净零工业法案》是欧盟绿色协议工业计划的关键部分，旨在确保到2030年欧盟至少40%的清洁技术需求在欧洲本土制造。欧盟正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升级和低碳转型，重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制定、高碳产业规模的控制，还加大对低碳产业的补贴政策。

能源市场化治理是绿色转型市场化的焦点。绿色转型的市场化逻辑关切到成员国对能源价格波动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能源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能源投资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等。新的技术和能源效率措施和更新的基础设施会减少家庭账目、创造新工作岗位和技能、提升增长和出口量。鉴于能源可以自由跨越欧盟成员国边界，欧盟内部天然气基础设施的网络建设对欧盟能源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相互连接的管网，统一的欧洲能源市场和应急体制下能源的相互支援都无从谈起。欧盟通过跨欧能源网络（Trans-European Energy Networks, TEN-E）建立有韧性的和相互连通的欧盟天然气基础设施。<sup>④</sup> 因此，欧盟在内部基础设施连接的过程中，力图配合其来源多元化的需求和提升抗击风险的能力，也就是欧盟内部凝结共识而实现“去俄化”过程，体现了欧盟希望通过自身内部建设来抵御外部风险乃至改变能源博弈格局的战略意图。

同时，欧盟贸易政策纳入了对环境议题的考量，消除可再生能源贸易和投资的非关税壁垒，重构

<sup>①</sup> Simone Tagliapietra, “REPowerEU: Will EU Countries Really Make It Work?”, Bruegel, May 18, 2022, <https://www.bruegel.org/?p=48659>.

<sup>②</sup> European Commission, “Second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Energy Union”, Brussels, February 1, 2017, [https://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16b10dae-e931-11e6-ad7c-01aa75ed71a1.0003.02/DOC\\_1&format=PDF](https://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16b10dae-e931-11e6-ad7c-01aa75ed71a1.0003.02/DOC_1&format=PDF).

<sup>③</sup> N. Stern, *Stern Review Report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HM Treasury, Cabinet Office, 2006.

<sup>④</sup>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werEU: A Plan to Rapidly Reduce Dependence on Russian Fossil Fuels and Fast forward the Green transition”, May 18,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13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131).

碳中和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目前,从市场角度来看,《欧洲绿色协议》不仅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还会影响到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碳关税将有双重目的:通过确保在欧盟消费的所有商品(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生产的)均得到相同的处理来防止碳泄漏;激励世界其他国家脱碳。税收或关税将基于进口产品中嵌入的排放量。欧盟委员会已明确表示,碳关税应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兼容,以确保国家不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进行报复。欧盟还利用贸易协定来促进气候行动,促进环境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投资,消除可再生能源贸易和投资的非关税壁垒。但是,谈判双方的不对称有助于欧洲等工业化国家将环境条款和其他议题纳入与新兴市场国家有关的贸易协定之中。<sup>①</sup>

### (三) 规范化逻辑是欧盟绿色转型的底层逻辑

除了传统的地缘安全和地缘经济考虑,软实力和规范性力量是观察欧盟绿色转型的关键维度。以欧盟长期参与的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实践为例,规范性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欧盟通过多边主义与联盟建设这两种手段,逐步建立起了一种领导者与协调者兼具的推进方法,极大增进了其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议题上的国际领导力。<sup>②</sup>这种领导力的核心取决于规范的传播,一方面,欧盟严格执行规范下的主体实践,用以持续整合内部的成员国及其民众的共识,另一方面,欧盟通过一系列规范性工具,推动将“规范拓展到国际体系”之中<sup>③</sup>,促进其相应目标的实现的同时,打造其国际形象。因此,对欧洲绿色转型中规范化逻辑的讨论,应从欧盟内部共识达成与欧盟外部规范扩散的两个维度展开。

一方面,欧盟通过规范塑造实现绿色转型的内部共识。探讨欧盟绿色转型的优势,既应囊括宏观政策、技术以及资金等维度,也应关注到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发挥。<sup>④</sup>一是规范为欧盟绿色转型平稳推进提供社会基础。欧盟不断强化对民众在气候变化应对与环境保护层面的意识形态建设,降低了欧盟绿色消费端的需求障碍,提高了公众对绿色转型的接受度,强化了公民对绿色转型的认同度,凝聚绿色发展共识。二是规范塑造了绿色转型公正与包容的形象。欧盟在规范传播实践中,注重将绿色转型同就业岗位创造、社会正义维持以及分配效应提升相结合,塑造了绿色转型同公正包容理念的关联,推动了公民认可度的提升。绿色产业政策和绿色投资对于抓住脱碳产业机会,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sup>⑤</sup>

另一方面,欧盟积极将自身的规范力量同其外交实践相结合。绿色转型涉及能源、气候和发展等多个政策议题,但各个政策议题遵循自己的特定逻辑。鉴于绿色转型不仅是一国内部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欧盟绿色转型必然会蔓延到其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中美等大国。因此,欧盟需要将绿色转型从气候领跑者的排他性竞赛转向基于伙伴关系的脱碳项目。欧盟需要制定新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新的金融和技术援助模式,以及更普遍的是新的国际外交方法将鼓励可持续的投资和发展,不仅关注能源供应的数量,还关注能源质量。欧盟在短期内减少天然气价值链的甲烷排放,并在长期内促进天然气脱碳。发展中国家是否接受欧盟的提议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和投资所附带的条件。欧

① 参见贺之杲:《谁要毁掉欧盟的“能源霸权”梦》,《瞭望》2023年第17期。

② Karin Bäckstrand and Ole Elgström, “The EU’s Role i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from Leader to ‘Leader’”,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3, 20 (10): 1369 - 1386.

③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2, 40 (2): 252.

④ 参见杨成玉:《欧盟绿色发展的实践与挑战——基于碳中和视域下的分析》,《德国研究》2021年第3期。

⑤ Jean Pisani-Ferry et al.,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Bruegel, February 2, 2021, <https://www.bruegel.org/policy-brief/geopolitics-european-green-deal>.

盟为推动其低碳话语权的提升，主要采取了三种路径，即同主要国家建立“气候合作伙伴”关系，同主要国际组织构建“清洁能源技术网络”，利用新媒体引导国际舆论，进而打造标准、引领理念、塑造共识。<sup>①</sup>

欧盟作为绿色转型全球先行者，通过立法与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与碳排放交易体系驱动、绿色金融体系支撑、规则标准的统一与对外推广，其绿色转型模式逐步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引领转型”。<sup>②</sup>在绿色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进程中，欧盟被普遍视为“领导者”和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体的榜样，甚至被称为“绿色规范力量”，欧盟在绿色转型中彰显其领导力，强化其外部认同的同时，也推动了其内部认同与合法性，是其一体化进程推动中的重要因素。<sup>③</sup>在推行绿色转型过程中，欧盟采用一种柔性的政策取向，凭借其外交影响力，促使其他国家遵守国际协定，或者通过跨国界的社会化，改变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sup>④</sup>欧盟可以加强其作为全球能源过渡的规范和标准制定者的地位，促进在不同领域的技术和监管问题上的透明合作。一是欧盟在氢能和绿色债券方面是绿色转型的全球标准制定者。欧盟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其4.5亿人口的内部市场，要求遵守严格的环境法规作为进入欧盟市场的条件，这是出口国绿色生产过程的强烈动力。二是欧盟成为脱碳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全球参考点，并通过其气候融资支持全球绿色转型。欧盟30%的发展援助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包括能源领域），欧盟通过与金融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可以分享和推广欧盟在能效融资方面的最佳实践。三是欧盟希望利用其先进的氢能监管框架为全球制定基于规则和透明的氢能市场框架，制定以欧元计价的氢能贸易的基准，为基于欧盟标准的国际氢市场奠定基础。欧洲绿色产业的发展，不仅塑造了欧洲的绿色意识与绿色团体，也在新兴国家产业扩散的进程中使得绿色理念进一步生根发芽，这种绿色理念的传播，进一步塑造了欧盟规范的领导力。

### 三、欧盟绿色转型的互动逻辑

欧盟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是相互交织、动态演变的过程。安全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逻辑作用于欧盟绿色转型的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从内部来看，绿色转型将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经济等政策整合为统和性的战略。从外部来看，绿色转型强调能源外交，保证能源供给的稳定、多样化。目前来看，欧盟绿色转型是以内部维度为主导，但外部能源供给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欧盟将外交政策与能源、环境议题紧密结合，实施具有一致性、连续性和长期性的能源外交政策，既包括全球治理维度的规则制定、对话机制等，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维度的大国合作。如何在三种动力机制中“优中选优”，找出最为核心的支撑因素进行评估，亦或如何发掘三大动力机制的内在关联，对于反思欧盟绿色转型演进，预估欧盟绿色转型的前景有着重要意义。

绿色转型的过程遵循三种逻辑相互交替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环保主义与能源安全思潮的双重裹挟下，欧洲国家日趋关注到化石能源的“安全隐患”，即供给安全难以保障与价格持续波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清洁替代能源的发展，安全化逻辑主导了欧洲绿色转型的1.0时代。20世纪末期，在国家政府的持续政策引导与利基市场的不断突破创新下，欧洲形成了规模巨大且领先全球

① 参见柳思思：《欧盟低碳话语权的影响及绿色思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67-70页。

② 参见孙彦红：《欧盟绿色转型的实践与经验》，《人民论坛》2022年第10期。

③ Sebastian Oberthür, "The European Union's Perform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011, 33 (6): 667-682.

④ 参见贺之杲、巩满滋：《规范性外交与欧盟气候外交政策》，《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6期。

的绿色产业集团，风险资本的加速投入与技术专利的持续积累，使得欧洲绿色产业集团寻求快速的全球扩张，市场化逻辑主导了欧洲绿色转型 2.0 时代。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绿色产业格局开始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绿色产业层面取得巨大突破，欧洲过去在绿色产业领域的独占优势与领先地位受到挑战，面对新的变化与风险，安全与市场的传统逻辑难以成为欧洲绿色转型的坚实推动力。这一时期，欧洲经历绿色转型数十年所形成的绿色意识与绿色观念，开始在社会群体中持续发酵，并经由国内政治与商业环节，以一种规范性力量进一步反馈到欧洲的政治经济实践之中，规范性逻辑主导了欧洲绿色转型 3.0 时代。

### （一）安全化逻辑主导欧洲绿色转型 1.0 时代

由于两次石油危机，欧洲经济经历了能源价格波动的剧烈冲击，欧洲各国政府对能源去风险化共识程度日益增进。尽管美国牵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在稳定能源供应与稳定能源价格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层面仍试图寻求一种削弱化石能源“不确定性”的办法，即寻求替代能源、追求能源独立。这一时期，化石能源企业作为“既得利益者”，无论是“石油七姐妹”亦或国家石油公司，都对能源市场的运行掌握绝对话语权。“既得利益企业”对绝对利润的追求就会造成两种情况，一是“捂盘惜售”抬升能源价格，二是资本市场尤其是对冲基金利用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获取巨额利润，这两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既得利益企业”不断增强能源领域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作为“既得利益企业”对立面的“未得利益企业”则需要找寻路径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清洁能源企业开始通过强化对社会主体的影响，增进对政府的游说。这一时期，风能、光伏以及核能在内的清洁能源技术开始取得突破，一系列初创企业开始涌现，但仍难以同规模庞大的跨国石油公司抗衡。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对工业污染的反抗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绿党随之在欧洲出现并兴起，20 世纪 80 年代末，能源问题开始进入政治化进程，德国联邦议员赫尔曼·谢尔（Hermann Scheer）牵头成立了第一批太阳能游说团体，风能游说团体也在同一时期成立。<sup>①</sup>以德国为例，其可再生能源的研发规模在 1974 年只有 100 万美元，而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已经猛增至 1.37 亿美元。<sup>②</sup>清洁能源企业通过持续对“能源独立”与“环保主义”团体的资助，不断对政府层面形成影响，促推其将包含供给与价格波动在内的能源安全风险纳入国家的整体安全考量之内，并向替代能源开发进行资金与政策的倾斜。清洁能源企业的这一策略显然取得了巨大成功，欧洲各国连续出台支持绿色产业与绿色转型的政策，以将其作为削弱能源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欧盟能源生产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从 1993 年 11.3% 抬升至 2020 年 40.8%<sup>③</sup>，安全化逻辑主导了欧洲绿色转型的 1.0 逻辑。

### （二）市场化逻辑主导欧洲绿色转型 2.0 时代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与利基市场的推动下，欧洲的绿色产业集群得以迅速建立与发展。此时欧洲的能源转型速度及市场规模难以满足产业的发展，欧洲的绿色产业开始在新兴国家寻求新的消费市场。这一时期，不同类型的能源企业并未产生剧烈的利益冲突，也就是没有明显的未得利益者，欧洲的化石能源企业并未在这一产业扩张中损失太多利益，而大多数清洁能源企业转换成了既得利益者。这一时期，欧洲企业的主要影响对象是新兴国家的公民团体与政府，由于未得利益者的缺失，企业层面也就缺乏了对欧洲公民团体与政府的影响力度。作为既得利益方的欧洲能源企业，为了赢取自身的市场份额与高速成长，不断加深同新兴国家的合作广度与深度，这也同样增强了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从

<sup>①②</sup> Michael Aklin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Renewables: The Politics of a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The MIT Press, 2018, pp. 39 - 40, p. 94.

<sup>③</sup> 参见张路：《地缘危机驱动下的欧盟能源安全政策转向——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国际展望》2023 年第 2 期。

更为严苛的国家安全维度层面观察，技术扩散同样是隐含安全风险，高水平、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会缩短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成长周期，由于“未得利益企业”以及相关公民团体游说的缺乏，政府对技术层面不确定性的削弱有所淡化，监管层面的约束减少，这也就为后期欧洲同新兴国家在绿色产业的竞争埋下伏笔。技术的不断突破使得绿色产业成为资本的宠儿，大量资金融入到这一领域，聚焦绿色产业的私营部门地位日益提升。一方面，通过游说公民社会影响政府，保证绿色转型的政策得以延续以及升级，另一方面，依托政府间渠道，推动自身技术与产品在新兴国家的扩展，通过投资设厂，推进自身规模的扩张。这一时期，产业扩张成为了推进政府支持绿色转型的新的推动力，市场化逻辑替代了安全化逻辑。这一时期，企业持续强化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游说，夸大海外扩张会增强其产业优势地位，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同时技术转移会引领发展中国家改善绿色低碳意识，从而传播欧洲绿色低碳的理念，塑造欧洲在价值观层面的引领地位。也正是在公民团体的持续影响下，政府放松了对技术转移安全层面的关注，监管层面的约束减少，使得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全球市场拓展，政府也将企业的持续拓展视为其国家产业影响力的增加，企业为主的市场化逻辑主导了欧洲绿色转型 2.0 时代。

### （三）规范化逻辑主导欧洲绿色转型 3.0 时代

欧洲对新兴国家的绿色技术转移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份额的大幅提升。中国绿色产业的崛起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05 年欧洲（主要是德国）、日本和美国占全球光伏组件产量的九成，中国企业的加入完全逆转了这一态势，2012 年中国制造商在全球光伏组件生产上的份额达到了 60%，欧洲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缩减至 11%。<sup>①</sup> 这一时期套用传统安全化与市场化的分析框架，都难以为欧洲绿色转型提供新的支撑，但 2008 年至今，欧洲绿色转型仍是持续“高歌猛进”，各国陆续作出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承诺的同时，一系列新的、更加有力的绿色产业扶持政策也被接连提出，规范化逻辑主导了这一阶段绿色转型的发展。尽管多元化供给安全风险在淡化，新兴国家市场加入市场红利在衰减，但经过数十年的绿色转型进程，绿色低碳发展的意识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使得绿色发展的理念成为欧洲公民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与最为重要的支撑要素。欧洲民众与公民社会组织，也在持续通过国内政治以及商业进程对政府与企业群体进行影响，政治领域绿党以及左翼政党持续提出更为激进的绿色转型理念，经济领域商业群体要对公众更加绿色的消费意识与理念作出有效回应，绿色转型植根于更加广阔的公民社会之中。与此同时，随着中美竞争不断加深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崛起，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受到削弱，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相对减少，使得欧盟更加推崇对规范性力量的倡导，规范性外交成为其当前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其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已经彰显出效果。因此，对规范性力量发挥的注重，促使欧洲公民社会强化对政府与市场的影响，进而推动了其对绿色转型的持续关注，规范化逻辑主导了欧洲绿色转型 3.0 时代。

总体看，在欧洲绿色转型进程中，不同行为体围绕不确定性与影响力两个核心指标进行互动。在欧洲绿色转型的不同阶段，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主导，安全化逻辑亦或市场化逻辑，不确定性是关键变量。为攫取高额利润，企业倾向于不断增强不确定性；为保障国家安全，政府倾向于持续削弱不确定性。围绕绿色转型进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政府与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欧洲绿色转型中的安全化逻辑、市场化逻辑、规范化逻辑提供了一个简约的互动过程，即企业与政府围绕能源转型不确定性的争夺，决定了市场化逻辑与安全化逻辑的归属，政府的安全感知来自企业对社会主体的影响，这一路径塑造了规范化逻辑。政府与企业直接的互动路径对不确定性的争夺影响了安全与市场的逻辑偏好，而政府与企业互动的间接路径则为社会主体留有了空间，这种影响力不仅催发了欧盟绿色转型规范化逻辑

<sup>①</sup> Jonas Meckling and Llewelyn Hughes, “Protecting Solar: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Business Power”,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18, 23 (1): 92.



辑的生成，也催生了欧盟绿色转型的国际规范传播的演进。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安全化、市场化、规范化逻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同塑造的关系。

#### 四、欧盟绿色转型的多重困境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绿色转型的动力进一步强化。其一，欧盟力图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并提高能源效率，加强其能源安全、韧性和开放的战略自主。其二，欧盟加速全球绿色和公正的能源转型，以确保欧盟和世界获得可持续的、安全的和负担得起的能源。其三，欧盟与国际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欧盟清洁能源产业。<sup>①</sup>但是，欧盟绿色转型的阻力因素增多，尤其是面临着欧盟内部立场差异、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不可能三角”逻辑的掣肘带来的困境。

##### （一）欧盟成员国的绿色转型立场存在差异

通过洞悉欧盟成员国对绿色转型的认知与理解，即能源安全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构建过程，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欧盟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在何处。欧盟实施双层能源治理体系，即欧盟委员会制定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欧盟成员国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战略与政策来确定各自的能源政策与法规。欧洲绿色协议面临的挑战包括来自欧盟内部的不同声音和阻力、推进协议面临资金缺口以及边境调节碳税实施难度较大。<sup>②</sup>能源安全争论是欧盟绿色转型的主要阻碍因素，欧盟成员国对能源安全的理解与偏好将阻碍欧盟绿色转型的方向和力度。

欧盟成员国之间对能源安全的路径选择不一致。欧盟内部对此一直存在分歧，对俄能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态度十分审慎。欧盟内部对能源安全的看法长期存在差异，欧盟东部成员国传统上更多关注能源供应的地缘政治维度，而西欧和北欧国家更关注可持续能源转型的经济维度。欧盟成员国之间无法达成有效的政策协调，阻止了能源市场一体化的形成。比如说，匈牙利并未对俄罗斯能源供给依赖表现出特别的关切，反而匈牙利担心能源联盟可能成为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阻碍。波兰支持开发有争议和重污染的化石燃料（如页岩气和煤炭）。考虑到化石燃料的廉价与低碳经济转型的高成本，许多中东欧新入盟国家认为低碳化经济是不可承受的，并不愿意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尽管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如波兰）具有相似的能源安全挑战，但两个国家有不同的理解与政策路径。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推动能源安全化，而是想推动能源市场一体化。鉴于能源体系从化石和核燃料为主转变为可再生能源为主<sup>③</sup>，德国在多层次的治理体系中致力于可再生能源转变。<sup>④</sup>反而，中东欧国家更倾向于实现能源安全化。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德国企业与俄罗斯能源公司的议价能力较强，所以德国认为通过经济手段就可以实现能源安全，实现路径是建设能源市场，通过能源市场化的逻辑实现能源安全。但是中东欧国家并不想推进能源市场建设，一方面东欧国家进入能源市场的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更多的是担心能源供给的安全。尽管面临美国、波兰等国家的阻拦，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仍力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2021年9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全线完工。这背后的逻辑是德国的经济繁荣依赖于俄罗斯廉价的天然气，尤其是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德国对天然气的需求更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xternal Energy Eng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May 18,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2JC0023>.

② 参见庄贵阳、朱仙丽：《〈欧洲绿色协议〉：内涵、影响与借鉴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③ María de la Esperanza Mata Pérez, Daniel Scholten, Karen Smith Stegen, “The Multi-Speed Energy Transition in Europ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EU Energy Security”,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19, 26 (1): 1-6.

④ Carol Hager and Christoph H. Stefes, *Germany's Energy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高,天然气来填补弃用核能和煤炭后的能源缺口。正如德国“红绿灯”联合政府的执政协议中指出,“天然气是过渡时期不可或缺的”。俄乌冲突促使德国不得不选择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尤其是“北溪—2”管道未投入使用就于2022年9月遭到人为破坏。

## (二) 欧盟绿色转型受到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欧盟在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领导力正在不断被削弱。如果欧盟严格按照自身计划推进自身减碳进程,加快同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与经贸合作,这势必有利于修复其在全球绿色转型进程中的领导形象,为自身赢得外部市场的同时,也为自身绿色转型赢得更友善宽松的国际环境。<sup>①</sup>然而,能源紧迫性加上生存威胁感已经超越了能源政治,并将能源推上了安全议程。此前,欧盟周边的不稳定性是能源联盟建设的主要推动力。能源联盟的过度安全化可能会消损能源联盟的能源市场化维度,因为气候和环境目标可能被边缘化,化石燃料的优先性被凸显。在欧盟的化石能源的政策困境中,对俄罗斯的关系被观察家们认为是中心议题。<sup>②</sup>俄罗斯政治目标与能源武器相结合的“地缘经济”战略总给欧洲留下一种威胁的印象<sup>③</sup>,而普京也抱怨欧盟总是在利用机会削弱双边关系中俄罗斯的能源优势。<sup>④</sup>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密切的能源关系并没有孕育出良好的政治关系,反而是一种战略竞争态势。<sup>⑤</sup>在这一背景下,欧盟也在积极寻求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比如,在法国力推的“地中海联盟”和“巴塞罗那进程”政治框架中,非洲(特别是北非)是法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对象。相应的是,欧盟绿色转型产生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影响。这些可以分为四类:对欧盟邻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的影响;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对欧洲能源安全的影响;对全球贸易的影响,特别是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

乌克兰危机迫使欧盟国家以相似的方式看待绿色转型,既是一场由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组成的危机,也是俄罗斯利用能源危机破坏欧洲的政治凝聚力。随着欧洲争相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政策制定者需要反思“欧洲能源自主”的含义和范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欧美通货膨胀严重,政治社会成本随之上升。制裁加剧油价上涨,而价格上限旨在降低油价。石油价格上限更多的是解决高油价对西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冲击。但是,石油价格上限的实施非常复杂。价格上限的一个含义是对欧盟消费者支付的天然气和电价设定上限。另一个含义是仅对俄罗斯天然气设置价格上限。<sup>⑥</sup>尽管乌克兰危机使得欧盟成员国的立场趋于一致,即将绿色转型的市场化与安全化逻辑连接在一起,中东欧国家与德国等西欧国家达成一种交换,实现帕累托改进,但是欧盟绿色转型难掩内部利益分歧,难以从内部整合维护欧洲能源安全和绿色产业发展。尤其是欧盟成员国在战略优先事项上存在差异,部分成员国的战略优先事项是确保能源安全,部分成员国保护本国能源部门,部分成员国力求能源低碳转型。

<sup>①</sup> Susi Dennison, “Own Coal: Why Europe could lose Its Green Transition”, ECFR, July 1, 2022, <https://ecfr.eu/article/own-coal-why-europe-could-lose-its-green-transition/>.

<sup>②</sup> 参见 [英] 理查德·扬斯:《能源安全:欧洲外交新挑战》,蔡国田译,中国环境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sup>③</sup> James Sherr, “The Russian-EU Energy Relationship: Getting It Right”,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2010, 45 (2): 55-68.

<sup>④</sup> 参见 [俄] 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文集(2012—2014)》,《普京文集(2012—2014)》编委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sup>⑤</sup> Andrej Krickovic, “When Interdependence Produces Conflicts: EU-Russia Energy Relations as Security Dilemm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15, 36 (1): 3-26.

<sup>⑥</sup> Daniel Gros and Nathalie Tocci, “Sense and Nonsense Behind Energy Price Caps”,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July 12, 2022, <https://www.iai.it/en/publicazioni/sense-and-nonsense-behind-energy-price-caps>.

### （三）欧盟绿色转型遭遇市场化、安全化、规范性逻辑无法有效统筹的困境

欧盟绿色转型的核心是确保欧盟绿色产业、绿色规则、绿色技术、绿色研究和创新等方面的领先地位，规避能源匮乏的能源安全风险，引领全球绿色发展理念。欧盟需要巩固其绿色技术领导地位，促进全球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发展。为此，欧盟希望通过能源联盟建设和绿色转型来进一步协调绿色发展领域的政策，通过全球气候治理引领绿色发展的全球共识。对外环境政策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欧盟最为活跃的领域，欧盟将“高水平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以及“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写入欧盟条约<sup>①</sup>，期冀展现其在绿色领域的全球领导作用。比如，欧盟推动创设了一系列国际环境标准，试图通过以一个“绿色规范力量”的角色<sup>②</sup>，以身作则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发展。<sup>③</sup>但是，过高的立法成本与成员国利益偏好的巨大差异，使得欧盟在推动对外绿色理念时，面临了话语与实践的差距。<sup>④</sup>此外，欧盟绿色转型出现了保护主义的趋势，欧盟通过清洁能源转型增强其竞争优势，保护欧洲生活和消费方式。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恶化，能源市场将成为主要竞争领域，欧洲经济将遭受更大损失。欧盟必须准备好应对后果，包括通货膨胀、能源成本上升和经济普遍放缓可能导致的政治不稳定。目前看，欧盟仍将绿色转型作为战略重心，但是不得不承担能源安全风险带来的阵痛。

从最狭隘层面来看，绿色转型的市场化与安全化的关系体现在能源价格市场化趋势与能源供给波动之间的关系。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的经济风险尽显。部分欧盟国家难以与俄罗斯廉价能源完全脱钩，随着制裁与反制裁的演进，欧盟不得不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做出割舍，争相寻找替代能源。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欧洲绿色协议不仅影响到欧盟能源平衡和全球市场，还会影响到欧盟周边的产油（气）国。欧洲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贸易网络被迫适应这种去全球化进程，这是乌克兰危机后欧洲地缘政治失衡的直接后果。欧盟与能源生产国合作增加天然气供应，而不是购买能源货物，因为后者可能会加剧供应短缺，减缓欧盟气候雄心。为此，欧盟与美国开展实施战略能源合作，成立能源安全联合工作组。<sup>⑤</sup>据此，2030年前，欧盟每年对美国额外液态天然气需求将稳定在500亿立方米左右。在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指导下，电力预计将满足欧盟能源总需求的53%，这将加剧欧洲未来天然气需求的不确定性。

### （四）欧盟绿色转型凸显战略自主期望与现实的差距

绿色转型的波折推进彰显着欧盟力主实现战略自主的坚强决心。2016年6月，欧盟发布题为《共同愿景与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战略，首次将“战略自主”概念纳入进决策框架，也正是在这份报告中，能源一词不仅出现了43次，能源安全也作为欧盟安全的重要一环被写入欧盟外部行动的优先选项。<sup>⑥</sup>欧盟的能源议题与其战略自主性牢牢绑定，能源转型在促

① EU,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ctober 2012.

② Robert Falk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rmative Power’ Europe: EU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gul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7, 14 (4): 507 - 526.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ugust 2024, [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sectors/raw-materials/areas-specific-interest/critical-raw-materials\\_en#whycritical-raw-materials-are-important](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sectors/raw-materials/areas-specific-interest/critical-raw-materials_en#whycritical-raw-materials-are-important).

④ Charlotte Burns, Peter Eckersley, Paul Tobin, “EU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imes of Crisi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20, 27 (1): 1 - 19.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March 25,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204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2041).

⑥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2016, <https://data.europa.eu/doi/10.2871/9875>.

推其战略自主层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转危为机，外部油气供应多元化显著改善了对俄外交姿态。欧盟多国长期受制于俄罗斯的“能源威胁”，在全球事务与涉俄议题上战略自主性受到钳制。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面对俄罗斯再次挥舞“油气制裁大棒”，欧盟成功实现了对美国、北非以及中东的油气供应转换，大幅度降低对俄油气依赖，这极大增进了其在对俄议题的能源自主性。二是运筹帷幄，产业贸易政策绿色化塑造气候治理领域领导力。继颁布《欧洲绿色协议》搭建起宏大的绿色产业框架之后，欧盟持续推进碳边境调节机制落地，将贸易政策与气候行动相联结，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在试图通过产业政策加速在绿色能源转型中谋取更多市场份额，但欧盟率先建立起了可行的碳关税体系，其实施后所带来的标准与知识话语霸权为其进一步在全球能源气候治理中推进战略自主提供了潜在支撑。<sup>①</sup>三是未雨绸缪，强化对关键矿产资源的关注与协调在中美博弈之间赢取更大灵活空间。<sup>②</sup>欧盟相继提出《净零工业法案》与《关键原材料法案》，为能源转型战略提供技术监管框架的同时，也持续加强对绿色转型中的关键矿产韧性的关注。欧盟意识到了中国在关键矿产开采与加工环节的优势地位，因此，其将对关键矿产的韧性建设作为其能源安全的重要一环，强调对外依存度控制与多元化的同时，也持续强化同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sup>③</sup>，冯德莱恩更是提出了美国以及相关国家建立关键矿产俱乐部的设想。<sup>④</sup>通过对关键矿产的多边治理机制探索，欧盟试图在日益严峻的中美竞争中，赢取更大的战略自主性，从而为自身能源转型以及外交空间拓展争夺更多利益空间。

但是，欧洲能源自主的历史没有遵循线性发展的逻辑。能源需要再次成为欧洲的政策优先事项。能源政策方面需要欧洲的答案，推进欧洲能源联盟建设和重组欧洲的能源政策。欧洲能源布局正遭受美国战略冒进的破坏，无法通过坚决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依赖，更无法顺利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借势转型”。目前，欧盟绿色转型腹背受敌，能源短板进一步凸显，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和可再生能源供给不足成为欧洲能源困局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欧盟能够处理好安全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三重逻辑，欧盟将摆脱绿色困境和加速能源转型。但是，如果欧洲无法解决能源自主的多重困境，欧盟的国际信誉和围绕巴黎气候协议的全球共识面临巨大风险，欧盟的经济复苏、绿色转型都遭遇困境，欧洲作为绿色工业革命的驱动力的长期愿景遭受严重质疑。

## 五、结 语

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回归、技术发展和全球能源需求增加亟需全球绿色转型。欧盟绿色转型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变化过程，具有社会转型的结构特征。绿色转型的过程并非是始终如一的，也不是确定性的，因为在转型范围和时间跨度存在诸多差异。欧盟绿色转型有大量的可能路径，涉及方向、范围和速度等多重维度。面对内部经济转型和外部地缘政治调整，绿色转型代表着欧盟最有活力的政策议题之一，拥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议程，完善治理体系，协调各个成员国的偏好与潜在冲突，将当前的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转化为一个欧洲范围的、可持续的治理结构体系。反过来，随着欧盟绿色转型

<sup>①</sup> Kilian Wirthwein Vega,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Fiker Institute, September 2022, <https://www.fikerinstitute.org/publications/strategic-autonomy-the-european-green-deal>.

<sup>②</sup> “US-CHINA Rivalry: Europe’s Response Comes through Strategic Autonomy”, Jacques Delors Institute, April 13, 2023, <https://eccoclimate.org/us-china-rivalry-europes-response-comes-through-strategic-autonomy/>.

<sup>③</sup> European Commissi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ugust 2024, [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sectors/raw-materials/areas-specific-interest/critical-rawmaterials\\_en#why-critical-raw-materials-are-important](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sectors/raw-materials/areas-specific-interest/critical-rawmaterials_en#why-critical-raw-materials-are-important).

<sup>④</sup> European Commissi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Ensuring Secure and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s for EU’s Green and Digital Future”, March 16,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166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1661).

的持续推进，欧盟权力体系就会越深嵌其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就会深刻影响转型进程。这更需要欧盟有效处理欧盟机构、欧盟成员国以及外部行为体的关系，减少利益冲突，均衡成本与收益，实现欧盟绿色转型。目前，欧洲处于绿色转型的过渡期，高度依赖能源安全，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的多样供给。然而，缺少欧洲内部的绿色共识，以及能源安全的外部保障，欧盟所提倡的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将无法得到保证。

欧盟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先行者，给中国绿色产业发展带来诸多启示。一是，绿色转型并不会一帆风顺。能源转型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这期间传统产业集团、化石能源利益集团与绿色产业之间会存在非常多且尖锐的矛盾，当前关涉到关键矿产资源等问题，各国在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议题上也充满担心，因此需要通过对话与协作机制，推动不同利益团体的有效沟通，绿色转型方能实现曲折中前行。二是，绿色转型并非简单的能源转型与产业转型，而是一个关涉全要素的系统转型。从最初的能源多元化考量，到利基市场的推广，再到绿色理念深入人心，欧洲的绿色转型之路历经数十年，面临美国在绿色转型上的两党争议、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对能源供应的中断以及新兴经济体市场份额的快速抢占，规范性理念塑造下的欧洲依旧担当着绿色转型的旗手，未来我们应更加关注绿色转型与产业转型背后对社会层面带来的更深层次影响。三是，目前，欧盟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中国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在产业层面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升级，随着专利技术竞争与关键矿产资源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欧盟的未得利益集团仍会进一步通过对社会主体的塑造，寻求欧盟在产业政策上的支持与保护，中欧绿色合作的空间恐将进一步收窄。双方的竞争将进一步在“全球南方”展开，对“全球南方”绿色转型的规范塑造也将成为下一轮全球绿色转型的重点。

[责任编辑 刘蔚然]

## Securit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EU's Green Transition

He Zhigao<sup>1</sup>, Li Bing<sup>2</sup>

(1.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 words] securitization; marketization; normalization; green transition; EU strategic autonomy

[Abstract] Green transition is a key path for the EU to ensure energy security and low-carbon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It is also a major initiative to achieve and enhance the EU's autonom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EU has expected to further coordinate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green transition, combine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layout of net-zero industries with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competition, lead the global consensus on green development, and shape "green hegemony" in terms of the rul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Howeve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e EU's green transition faces many economic,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cal and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iority of green transi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to disseminate green norms within the EU and throughout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o achieve energy independence in the short term. In general, the green transition of the EU presents a complex and interwoven landscape dominated by security logic, market logic and normative logic,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 bargaining and undulating development with twists and turns.